

經歷篇

親身經驗



↑ 頂寮海邊捕魚苗 蘇德政提供

透過深入採訪、耆老口述，發現以現身說法的方式，敘述舊頂寮時期生活點滴，較能表現個別時代的不同感受，所以挑選幾則，編為專章。

赤身裸體捕魚苗

捕魚苗，占頂寮人生活很重要的一部份，魚苗有烏魚苗、虱目魚苗、鰻苗三種。

每年農曆十月半到翌年二月土地公生，捕烏魚苗；農曆三月初到七月尾，捕虱目魚苗；農曆十月到次年春天，捕鰻苗。

捕烏魚苗最苦，霜雪雨飄飄而下，東北風刺骨，海水冰冷，受不了的凍，再健壯的人，也承受不住整天衣服濕透。



捕魚苗的村民，習慣到海邊後，將全身上下的衣服脫光，用蓑衣蓋住，以免被雨淋濕，然後下海撈魚苗，凍得皮膚都變成紅色。

不只是冷，還挨餓，有時凌晨一、二點就出門，在海裡直泡到過午才回家，魚苗靠岸時，甚至捕到天黑，耆老蘇德政說，如果是現在的人，恐怕早已死了。

魚苗時多時少，運氣好時，一天最多可捕到四、五千尾，但需養在自家的池裡，直到腹部變軟，表示會覓食了才能賣，一季下來，放養一萬多尾，到能賣時，算一算，往往剩下不到三百尾。

一般而言，四個月的烏魚苗季，可以賺三、四包米，每包一百斤，當時的價錢，一斤米約一元，光復後曾有一年，魚苗價格飆漲，一尾魚苗換一斤米，但五十多年來，也只有這麼一年價錢最好。

（蘇德政 林次郎 楊戊寅講述）

↓ 新城溪出海口捕魚 陳哲政提供



剔頭源灌火油

矮仔李，是日本外勤警察，個子不高，佩一把短刀，走路時發出「叩叩」聲，看到他的人往往被嚇得尿流。

剔頭源（佚其姓名），住在舊頂寮的下城，很會理頭髮，但沒有執照，日本人說他有氣喘症，健康不合格，不能替人理髮，不肯發給証照，為了生活，剔頭源仔只好偷偷為人理髮。

事情被日本人知道，箍金巡（帽子上鑲金色線條）的矮仔李，神氣地走進庄頭，聽到刀拖地的聲音，大家的神經，隨著越來越近的脚步聲緊張起來。

矮仔李進入剔頭源的家，喝令他坐好，不許動，隨即取來一瓶火油（點燈用的臭煤油），命令剔頭源喝下去。

剔頭源仔喝不下去，矮仔李毫不客氣，抓住剔頭源的頭往後拉，一手捏住他的鼻子，將整瓶臭煤油灌入剔頭源的嘴裡，灌得淚都流出來，哀哀亂叫。

楊錦昆當時才六、七歲，與剔頭源是鄰居，和四、五個好奇的小孩，躲在剔頭源家的屏風後面，嚇得直發抖，看到剔頭源掉眼淚，自己也跟著淚流滿面。

其中一個小孩，被嚇得忍不住哀叫一聲，矮仔李聽到聲音，往屏風走來，大夥嚇得拔腿往外就跑，跑得兩腿發直，只恨爹娘少生了一雙腳。

（楊錦昆 陳坤焰講述）

↓ 舊頂寮的小巷路 張金純提供





我家以前養鴨母，矮仔李常來家裡坐，要鴨蛋就自己拿，要走時，頂多說一聲，太太坐月子，要吃蛋。

父親蘇阿乞，與矮仔李交情不錯，有一回，鄰居來求救，說剔頭源仔被「夾腳根」，很可憐，矮仔李平常最聽父親的話，要求去說情放人。

我那時還小，跟在父親的後面去，來到剔頭源仔家，大門鎖著，打不開，拍門也不應，只聽到裡面的剔頭源仔哀哀叫。

年邁的父親緩步繞道，從後門進入，看到剔頭源仔跪在地上，腿彎夾一根扁擔，扁擔的一頭卡在門檻，另一頭矮仔李用腳踩住，腳一用力，剔頭源仔就痛得眼淚直流，哀哀大叫。

那時，剔頭源仔已經老了，有氣喘病，他的女兒也有氣喘病，沒有結婚，死後沒有後代。

（蘇德政講述）



→ 蘇阿乞過年到廟裡拜拜回家路上 蘇德政提供

走私被抓，困碉堡



↑ 困住走私者的碉堡（左林瑞芳 右陳呈祥）

光復初期，海上走私盛行，那時走私，多從香港運些農特產品，載到日本的沖繩島，賣給美軍，換些日常用品回來。

卅五年前，我十七歲，有一天晚上，庄裡的陳木全來找我，問我要不要參加走私，那時，走私很好賺，出海一千元，上岸一千元，只要有貨，一個晚上淨賺兩千元。

大約晚上七時多，一艘大船逐漸接近，等待接駁，準備把貨搬上頂寮後，用卡車載走，庄裡有六十多人參加，駕一艘罟槽出海，罟槽平時坐九人，但出海比較好賺，硬擠上十五、六人。

出海前，大家約定，以閃光為信號，看到岸上紅光揮動，私貨才上岸，萬一情況不好，就跳下海游泳溜走。

我們從大船上，搬了烏棗、當歸、糖果、大陸酒等上罟槽，看到有亮光閃動，賣力划了回來，不料，船才到低潮線，只聽岸上的士兵猛吹哨，對空開槍，喝令不准動，槍聲一響，大夥嚇得往暗處沒命地奔逃，誰也顧不了誰。



船上的，來不及跑，全部乖乖就擒，我是其中一個，同時被抓的還有三十多人，被押到碉堡，喝令下去，原來，碉堡圓形，裡面有好幾層樓深，樓梯一級一級盤旋而下，能容納五、六十人。

其實，走私靠內線，海防部隊的帶兵官，名叫薛永美，外號大箍兵仔，與庄裡的人很熟，每次走私，都是他事先連絡好的，這人就住在我家，這回，是被他出賣了，因為認識我，那天晚上，我第一個被放出來。

釋放後，我擔心背後有人追來，不敢走大馬路回家，潛入林投樹林，從公墓旁的小路繞道走，不敢走大門，攀上屋後駁坎，跳下來敲後門，父親膽子小，聽到是我，連說，你帶私貨不要進來，好不容易才開門，進入屋內一看，身上至少有一百多根林投刺。

鄰居叔輩鐘萬吉，不久來敲門，我不敢應，以為是兵仔要來抓，直到他自報姓名，才敢開門，原來是要找他兒子鐘錫欽，欽也參加這次走私，他直到次日天明才敢回家，原來，在公墓的墓穴裡躲了一夜。

(陳呈祥講述)



↑ 掀開蓋子查看碉堡內情形



↑ 海防班哨遺址

替人做長工

蘇長興，今年五十三歲，十歲那年，到存仁里功勞埔陳火成家做長工，負責看管一條牛、五百隻母鴨。

每天大清早起床，先把牛牽出去放，再趕母鴨下田，窮人家的小孩知輕重，很想多睡一會兒，卻不敢貪睡。

牛喜歡吃花生葉，一個不留意，就溜到花生田偷花生吃，一被村民發現，通常牽回去綁起來，蘇長興急著到處找牛，尋上門去討，村民不還，只好一路哭著回去告訴主人，主人出面來討。

五百隻母鴨更是麻煩，下午三點多趕回家，四、五點與番公交配，少主人很嚴格，一隻隻清點，一隻也不能少，有時鴨子躲進稻田，不肯出來，一點辦法也沒有，但少了一隻，也得回頭找，經常找到天黑，一個人在新城溪的菅芒草叢裡轉，不敢回家吃飯。

陳火成當時已是老人家，心腸好，天黑沒看到小孩，會出門來找，一路喊，又餓又冷的蘇長興，看到老人家來，很感動，老人安慰他，算了，鴨母會自己回家，先回來吃飯。

就這樣過了六年，十六歲的蘇長興，結束長工的生涯，到南方澳隨船捕魚，釣鯖鮨，直到當兵，退伍後，有感於海上風波不平，上岸當板模工人，參加過北二高、水里、平溪等多處隧道工程。

（蘇長興講述）



→ 菜園除草
林正明提供



白毛顧木麻

柴火是生活必需品，舊頂寮的柴草不夠燒，上山撿柴成為日常生活的重要工作，撿柴得到武荖坑，從大山崁上去，到大中心，年紀小的撿樹枝，大的砍樹，黃昏時背下來，回家當柴燒。

婦人家則利用天黑，到海邊的木麻黃林，去偷撿掉落的樹葉，帶著鐵耙和竹擔，沿小路悄悄溜進去，手腳並用，越快越好，挑了就跑，因為木麻黃列入保育，被抓到是要坐牢的。

光復後，管理木麻黃的，是位年約六十歲的老人，滿頭白髮，大家都叫他「白毛仔」，全庄的人都怕他，黑夜裡，他突然大喝一聲，嚇得大家腿都軟了，連林投樹叢也躲進去，被刺得鮮血直流，渾然忘了痛。

逃走要緊，也顧不得柴刀、鋸子、釘耙，隨手丟棄，全被白毛仔沒收，據說，他沒收的刀械，堆得像小沙崙，其實，白毛仔心地很好，他管理期間，全庄沒有人被抓。

（李張阿環 張劉君枝 李石金講述



→木麻黃樹下的木麻落葉



←頂寮海邊的木麻黃

見青就吃

大東亞戰爭發生後，日本軍需告急，搜括越來越烈，食物採取配級制，收割的稻穀一律交給公家，再向政府領取配額。

舊頂寮多沙地，缺水灌溉，又沒有肥料，還得躲空襲，年冬欠收，成了理所當然，庄民在收成之後，為了逃避官府徵糧，將稻穀偷偷埋在蕃薯畦內，有的藏在堆好的草埤裡，但多半被官家識破，搜括一空。

收成不好，私藏又被充公，配級重勞一人一天半斤米，輕勞更少，家中老人、小孩多者，根本不夠吃，每餐吃稀飯，名稱是稀飯，其實稀得見不到一粒米。

非常時，有幾年，枯黃掉落的蕃薯葉，也煮來吃，到後來，連蕃薯葉也沒了，婦人家只好出門採野菜充飢，看到豆葉、豆心、野菜、樹薯、野草等，只要是綠色的、嫩的就採，煮來裹腹。

（張勝發 陳滿福 楊兩森講述）

「偷電」造福村里

舊頂寮時期，因電力不足，冬天下午五點之後，夏天五點半之後才供電，早上七點就自動斷電。

但「土龔間」等民生小型工業，白天需電碾米，晚上工作很不方便，庄裡人不久發現，自動跳電的開關，原來安裝在一根電桿的變電箱。

蘇德政最大膽，他確定以後，取來一根長竹竿，每天早上電一跳掉，立即將開關再推上，繼續供電，電力公司也未察覺，就這樣，頂寮人享受了全天候供電的方便。

（陳阿樹 蘇德政）



↑ 從沙崙俯視舊頂寮一片翠綠



↑ 頂寮的家 李碧波提供



挽隙仔草

舊頂寮的田，水往地下流，關不住，而半乾涸的稻田，草長得特別豐茂。

光復之前，流行種「隙仔稻」，所謂隙仔，就是一期作秧苗，長到半公尺來高時，種下第二批稻作，新秧苗就種在一期稻秧的中間。

一期秧長得快，很快遮住隙仔秧，直到一期稻收割，隙仔稻才露出頭來，此時，田裡的草往往草得比隙仔秧還好。

隙仔稻既

缺水又缺陽光，加上被雜草包圍，營養不良，長出許多細小瘦弱的新株，農民稱之為「豬公毛」，施肥之前，必需拔除。



↑ 收割後的舊頂寮稻田 陳德欽提供

拔隙仔草

最苦，草長且密，一期稻留下的稻梗頭，有如尖刺，不論跪著或站著，腳皮都會被刺破，大熱天，工作一整天，清除雜草的面積，往往不及一間房子大。

那時，沒有雨鞋穿，大家都打赤腳，田裡的小虫多，腳底被虫咬成坑坑洞洞，稻梗一刺，流出血來，晚上回家，找些早稻草來燒，用煙薰腳底，把虫卵薰死。

第二天，還是大清早就下田，尤其到了日據末期，鬧窮，衣服破了補，補了又破，女人包綁腿，男人只穿短褲，兩條腳經常被草割得鮮血淋漓。

光復後，放棄隙仔稻的播種方式，一樣是二熟，但多一次耕田手續，不過，除草卻輕鬆多了，而且二期稻秧成長正常，收成提高。

（李石金 李宗溫講述）

大場刑事

日據時代，採取高壓統治，百姓看到警察，嚇得尿都快滲出來，不敢作怪，治安好的不得了。

馬賽派出所的轄區，包括新城、隘丁、功勞埔、大坑罟、龍德、頂寮、馬賽、嶺腳、港口共八、九個庄頭，只有二名警員。

有一位經濟刑事，名叫「大場」，日本人，舊頂寮老一輩，都說他是位好警察，日本警察被公認為好人的，十分稀少。

大場人高馬大，習慣騎一部腳踏車，前面有一個籃子；經濟刑事，專門查緝走私，那時，挑魚、提菜在路上走，拿不出證明的，都算是走私。

頂寮人到南方澳工作，下工時，總會提幾尾鮮魚，買點菜回家，路上常遇到大場，大家都知道，只需將二條魚、幾把菜，放進大場腳踏車的籃子裡，然後趕快跑。

大場不但不責難，還會偷偷告訴你，前面有站崗攔檢，指點如何避路而行，有時，大場自己也覺得這樣做不好意思，他最常說的一句話是，家裡孩子多，要養，沒辦法。

有大場在的那段時間，蘇澳一帶居民，很少因私帶魚、米、菜被抓進派出所毒打，百姓私下很感激他，很樂意送他一些魚。

（張勝發、鐘秀和、陳滿福、陳金遜 述）



↓ 頭前溝邊小路 張金純提供



抓「土蝦」很好賺

「土蝦」，黑色，比蝦米還小，以前海沙埔很多，喜歡躲在淺沙，腳撥一撥就出來，現在可能已經絕種了，一般捕鰻苗是倒退嚕，抓土蝦要「正行」。

田庄人養鴨母，沒有飼料，土蝦最營養，吃土蝦的母鴨，生出來的蛋，特別大，蛋黃的顏色鮮紅，據說很營養，買回去給老人、小孩滋補用，很受歡迎，能賣好價錢。

所以一杯土蝦，可以換一杯米，那時，米很難得，土蝦換米很合算，三、四月的晚上，漲潮時，庄裡年輕人個個不怕冷，光著屁股下海抓土蝦。

四十年前，海邊仔土蝦很多，差不多走一百五十公尺，就可以抓到二十公斤，換回不少白米，只要不怕凍，身體「堪得去」，算起來真好賺。

現在海邊污染嚴重，土蝦早已不見，可能已經絕種了，想到當年抓土蝦的情境，真是酸甜苦辣都有。

（陳呈祥講述）



↑ 海邊沙灘上嬉戲 楊張阿景提供

躲空襲

躲空襲，地方上稱為「跑疏開」。

舊頂寮沒有軍事基地，二次世界大戰時，很少遭到空襲。

躲空襲的經驗，是在南方澳，那時，南方澳造船廠打造登陸艇，美軍可能得到情報，派飛機來炸。

聽到警報聲響起，工人放下手邊工作，匆忙躲進「仙洞坑」，仙洞坑是一處半天然的防空洞，濕氣很重。

不久，飛機的引擎聲越來越大，天空掉落一串炸彈，有一枚就在仙洞口附近爆炸，轟然巨響，強風從耳邊掠過，比颱風的風力還強，一時頭暈眼花，再也聽不到其它聲音。

仙洞有三個洞口，被埋了二個，飛機去後，大家合力用木棍撐住洞口，慢慢爬了出來，看到造船廠邊的炸彈坑，深一丈多，個個手腳發軟。

（陳文通講述）